



礼堂前的怀念

□ 阴元昆

原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礼堂，是聊城古城新开发的红色景点。我对这一红色景点非常感兴趣，经常在它前面驻足徘徊，试图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探寻这一景点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由东向西穿过聊城东关大街，跨过东关大桥，然后往南拐，在交叉路口沿着右边的南顺城街往前走约百米，就可以看到路西有一座老式建筑，这里就是原省立三师附小礼堂。从胡同口绕进去，就到了礼堂的前面。礼堂坐东朝西，是一座中西风格相结合的建筑，门窗为西方建筑风格，屋面用瓦件覆盖，梁架为三角形桁架结构，四角有抹角梁。它的前面是一个绿树掩映的小广场，花池边上立着一块文保碑，碑上介绍：该礼堂所属省立三师附小，是范筑先将军在抗战初期创立的，是聊城最早的抗日小学之一，这里还曾是范筑先将军创立的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驻地。

范筑先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同守土抗日。省立三师有着悠久的历史，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当时鲁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省立三师附小建于1913年，是当时聊城境内规模最大、教育质量最好的小学。

据《聊城师范学校资料选编》介绍，“附属小学部设在城内司法街，与师范部相距颇遥，有学生8班，内幼稚园1班，一年级两班，二、三、四、五、六年级各1班，共有学生310名”“该校校舍颇为齐整，建筑亦颇合用，全校有教室8座，礼堂1座，自习室、寝室、饭厅、盥漱室、图书室、储藏室等约60间，运动场约四亩，教室内桌凳教具尚齐全”。

据李威言《聊城师范附小旧影：再现当年学校和学生们的风貌》一文介绍，该校创建之初，校址在城内西南隅辛巳牌坊口北。作者提供了校舍迁址后拍摄于1937年5月的照片，照片显示附小校舍古朴典雅，院内植有树木花草，环境优美，远处可见古

城墙的影子。照片中，女教师长衫短发，小学生们身着统一的服装；同学们在操场上集合，队列整齐有序；体育课上，同学们有的在进行排球比赛，有的在叠罗汉。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省立三师附小等学校被迫停办。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范筑先除了恢复原有小学外，还成立了许多抗日小学，使更多的少年得到学习的机会。第六区政治部宣传科自编了4册《抗日小学课本》，课本内容非常新颖，都是每个少年儿童应该了解的国家大事，如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朱德、蔡廷锴、杨靖宇的故事；还告诉他们怎样组织救国会、少年先锋队，怎样开会、写宣言，怎样慰问伤员等；还教给学生唱抗日歌曲，指导他们排演简单的话剧。学校的教师都是年轻人，是在政治工作训练班毕业的中学毕业生，或是在小学教师训练班受过训练的小学教师。

据张维翰在《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一文中回忆，1938年3月，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成立，范筑先的次子范树民任挺进大队队长，阎戎任政治部主任，何方任参谋长，队员有90多人。挺进大队成立后，一直驻在省立三师附小内。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建设好这支青年武装，在挺进大队开设了政治课，为队员讲解抗战形势，还组织了读书会，引导队员阅读社会科学著作，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

1938年8月12日济南攻击战打响后，挺进队队员请求到前线去，在战斗中锻炼提高自己。政治部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从第十支队抽调出30多支好枪和一部分子弹，送到挺进大队。挺进队队员背着背包扛着枪，唱着《大刀进行曲》，奔赴前线。临行前，政治部还召开了欢送会，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讲了话，范树民代表全体队员表了决心。

8月22日，挺进大队到达潘店东北十余里的坡赵庄。8月28日拂晓，日军从禹城、晏城、齐河出动300多人，携带钢炮、迫击炮和轻重武器，并配有

骑兵，突然包围了坡赵庄。范树民、何方听到枪声，率领部分队员向西北方向突围。村西北是一片开阔地，当他们撤到这里时，埋伏在长堤后边的日军用轻重机枪一齐射击，范树民开枪进行还击，日军的骑兵冲了过来，范树民、何方等20多名挺进队队员经过与敌人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范树民等挺进队队员牺牲后，范筑先给挺进大队队员讲话：“你们这次受了损失，不要伤心，抗日是长期的，今后报仇的机会多着呢！打仗就是要死人，不流血牺牲，怎能换来抗日的胜利呢？我们要以生命来保卫祖国和子孙后代，不当亡国奴！”后来，范筑先的二女儿范树琨接替范树民担任挺进大队队长。

坡赵庄战斗后，在战斗中牺牲的20多名队员，被安葬在聊城东关华佗庙后边；范树民的遗体被运回原籍馆陶安葬。1953年清明节，范树民与其父范筑先将军的遗骸一起迁葬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如今，在聊城光岳楼北范筑先纪念馆院内，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殉国烈士纪念碑”。

位于聊城南顺城街的原省立三师附小礼堂，已被列为聊城市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山东省革命文物名录。这里已经成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图片由作者提供）



原省立三师附小礼堂



母亲的葱花面

□ 高明久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初夏。一天中午，我放工回到家，刚进了院子就闻到空气里飘着一缕葱花香。

我顺手将镰刀挂在窗棂上，走进堂屋。只见母亲系着印花围裙站在锅台前，面条在铁锅里翻滚着。旁边放着一只大海碗，碗里盛着切碎了葱花，葱花上撒了一些盐末，上面浇上了一层明晃晃的棉油。母亲从滚开的锅里舀了一勺又一勺的面条汤，用大勺扣在碗上盖了好一阵子。一缕缕葱花香扑鼻而来，沁入心脾，让人胃口大开。

母亲拿出几个窝头，在案板上切碎了放在碗里，将稀稀的面条汤带着几根面条浇在碎窝头上。然后说过麦紧，吃完饭还得抓紧去地里，来不及仔细做饭，将就着吃吧。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只感觉葱花香喷喷的，面条咸津津的，窝头充满韧性，太好吃了！过麦期间，一连吃了好几天这种饭也没有厌烦。

从那时起，我最爱看热面汤煮葱花的场景。母亲把嫩绿的葱叶和细滑的葱白切成极细的丝，用刀碾碎大盐，在上面浇上棉油或豆油，将滚开的面条汤舀入，碧绿的葱丝、细滑的葱白就会在琥珀色的汤面上浮沉，上面还飘着星星点点的油花。我常趴在桌边数那些随热气打转的葱末，看它们被筷子搅散又聚拢，然后将一碗热热的面汤及切碎的窝头一口气吸溜进肚子里。

记得有一年初冬，我在地里干活出了很多汗，脱掉衣服忘了及时穿上，着凉发起高烧。我蜷在被窝里，额头的毛巾换了几条也没退烧，吃饭时嘴里也尝不出味道。昏沉中闻到了葱花面香，听见瓷碗搁在床头上的轻响，睁开眼看见白瓷碗里卧着细细的银丝面，上面漂着比平日更多的葱花，像撒了把翡翠屑。母亲把面吹凉了才递给我：“发烧最怕没胃口，这葱花面好入口、能开胃。”

我坐起来喝了两口，发觉香喷喷的面条汤里夹杂着稍带辛辣味的姜丝，味道十分可口。我连喝了两碗汤面，出了一身汗，烧退下去了，感冒很快就好了。

在顾官屯上高中时，我有一次感冒了。想起葱花姜丝面能治感冒，我就请室友帮着买来料包，打算用开水沏开。室友拆开调料包时，飘出一缕熟悉的葱香。我抬头看着那包干瘪的脱水葱花，想起母亲总说鲜葱要现切才有魂，姜是鲜的才容易入味。虽然不是很满意，我还是将其用开水沏开，将就着喝下。第二天是周末，回到家，母亲照例端来葱花面，我却发现她切葱时总要扶两下老花镜，那些葱丝姜丝不如从前细密了，倒是她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

后来我到外地上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在单位食堂也好，在饭店也好，再也没有喝到过那么好喝的葱花面。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每次看见葱花在热汤里舒展，总觉得是春天在碗里复活，我又想起了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日子，心中涌起深深的思念。